

本頭回子敗

囉

囉

戲

改

良

訓



(一二) 行印堂古學廠磨打京北

●敗子回頭(頭本)

(出玉清白)一朶仙花賽雪白，最怕黃風暴雨來，奴陳玉清，配夫王昌爲妻，是我過的門來，公婆良善，是我丈夫嫌我容顏醜陋，成日常常的生氣，咳，真乃到叫我愧甚也，(唱)陳玉清在房中悶憂憂，到叫我心中似火燒油，丈夫嫌我容顏醜陋，不知我何日才得出頭，我到有床前解夫意，終朝每日把氣溫，反復思量床邊坐，(出王昌唱)王俊峯邁步回了家鄉，進了房中就坐在一旁，(玉白)丈夫是你回家來了，是你從何處而來呢，(昌白)我受從那兒來，就從那兒來，不要你管我，(玉白)呀(唱)一見丈夫把氣生，到叫我玉清悶在了心中，不知他又會那來生氣，我又不敢問個分明，滿面代笑轉過了面，尊一聲丈夫你是聽，或用茶來或用酒，只要夫君吩咐一聲，(昌唱)叫一聲賤人你是聽，誰用茶來那個用酒，你快給我滾出門庭，(出老夫妻白)忽聽我兒鬧嘲嘲，進了房中問根苗，我兒這般時候，還不睡覺，爲何又生氣呢，(昌白)問他去，不用問我，(孟氏白)媳婦，你們爲何又生氣呢，(玉清白)咳，是你兒嫌我容顏醜陋，故此生氣，到叫我陳玉清真乃羞愧也，(孟氏白)咳，媳婦，是你回房去罷，(玉清白)咳，是，(殿德白)王昌，爲父有話與你言講，是你隨我來，(昌白)是，來了，(德白)我兒，是你聽了，(唱)叫一聲我兒王俊峰，你聽爲父把話明，想當初做生意本錢太少，操心費力受怕擔驚，你母與你妻家中料理，諸般事不息慢惦在心中，至如今你長到一十九歲，無論何事你都知道，在家中不聽爲父來教訓，成日裏與你妻把氣生，也不怕鄰居來見笑，背爲父傷天理你都敢行，只慣的小奴才自己縱性，到叫我爲父的氣不平，過日要你知道必改，若不然爲父定不答應，(白)兒啦，爲父講了一片

辛苦，（德）不辛苦，李祿拉馬，（李）是，（過場父子坐）（李白）員外爺此位是誰，（德）此位是我家少的，（李）原來是少爺，少爺辛苦，（昌）不辛苦，（李）員外爺用什麼酒菜，（德）要一壺酒，四碟菜，越快越好，我還有事呢，（祿白）酒菜到，（德白）你與我把馬喂喂，（李）是，（下德白）我兒是你聽了，（唱）進了店房坐在一旁，叫一聲我兒聽其詳，爲父今日外邊去討帳，要你在店中看守房，不許在外邊亂遊逛，惹出禍來得遭殃，開言有語叫李祿，（白）李祿快來，（李白）來了來了，員外爺何事，（德白）與我拉馬，我一到外邊討帳，（李）是，將馬帶來，請員外上馬罷，（德白）等我出了城中，也就可矣，俊峯，少爺，要你在店中好好看守店門，不許在外邊遊逛，（昌白）孩兒遵命，（德白）這正是今日討帳外邊行，不知何日轉回程，（昌白）兒送爹爹（德）免，（下）（昌白）我說李祿，我這心中悶悶不樂，何不到外邊溜達溜達，（李白）少爺不可，方才員外說來着，不叫少爺溜達，（昌白）不怕，只管前去，在的太好，（昌）當真嗎，（李）當真，（昌白）李祿前頭引路，（李）是，（唱）聞聽此言笑吟吟，叫聲李祿你是聽，快取燈籠咱把城進，到了那裏看花鈴，二人正走來的快，花鈴班不遠在面前迎，（李祿白）來到咧，走進去，（頭子白），客爺屋裏請坐，少爺見見罷，（頭）見見客哇，貴蘭，貴喜，雙鳳，金翠，清官，桂香，花鈴，來了少爺看中了那個了，（昌）叫花鈴，（頭）此位鳳翔府的王少爺，家中財物路廣，買賣數多，隨他父來到這裏，（鈴白）原來是王少爺，頭子買烟捲去，（頭）是，（鈴）李爺這幾天，總也未來啦，（李白）店中太忙，實在無空，我要走咧，花鈴送出外，（李白）我說花鈴，今日少爺準住下，他家中財物甚多，銀錢到也不少，你要

言語，要你謹記在心，不許與你妻子生氣了，（唱）咳，爹爹，不是孩兒與他生氣，只因孩兒身材凜凜，相貌堂堂，爹爹是最有名望之人，東西南北，那個不知，那個不曉，皆知孩兒配與醜陋的妻子，叫孩兒不能出頭露面，若不休出，孩兒就得一死，（德怒白）小奴才，竟說出這等言語，不聽教訓，是你着打，（孟氏拉白）你呀你呀，常常講打講罵，你也不想，你我皆四十餘歲，只有一子，若到百年之後，還望他接嗣。他若有個好歹，豈不是斷了你我香煙了，（德白）咳，叫你一人，把他也就慣壞了，（孟氏白）你昨日言說往四川討賬，你將他代去，一則遊春玩景，二則散散心腸，過日也許改過了，（德白）咳，就依你之言，刻下就收拾行李，明日往四川討賬，正是，家中不幸生逆子，我兒何日轉回心，（同下），（出王老板白）擦胸抹粉扮新人，所爲洋錢雪花銀，吾王老撾，在這重慶府開了一座花鈴班，是我上年買了一個小女，名叫花鈴，生的貌似天仙，與我賺的洋錢銀子，也不少咧，刻下到也興旺，眼看天色不早咧，也該做買賣了，正是，設下紅花任蜂採，快來，（頭子白）來了來了，何事，你看天色不早咧，也該做買賣了，正是，設下紅花任蜂採，引得青春少年來，（出父子白）吾兒是你帶馬（德唱）殷德乘驥離家園，陽關小路在面前，行程正遇秋月景，做買做賣來往還，有一個漁翁河邊站，打柴樵夫奔山前。農夫收田來往走，趕考舉子回了家園，往前走抬頭看，面前就是重慶關，催馬就把城來進，進的城來用目觀，只見街中人烟廣，也有愚來也有賢，父子觀畢城中景，（出開店唱）再表開店立在門前，（白）開店開店，賣酒賣飯，生意興隆，無賠有賺，在下李祿，在重慶開一座飯店，到也興旺，眼瞧天色將晚，待我招呼，招呼，有住店的這裏來，（上父子唱）觀不盡的城中景，一直來到店門前，（李祿白）員外爺你老

(本頭) 子敗 (四)

有本事，只管開單子買東西，你要是要不下錢來，算你無本事，我就走了。（鈴白）李爺改日喝水罷，王少爺你老作何事情來了。（昌）我隨吾父上四川討帳，由此地路過呀。（鈴唱）少爺呀，聞聽此言面代笑容，到叫我心中暗叮嚀，此位少爺來到此，眉清目秀長的多端正，方才李爺說他家中是豪富，也有銀子還有銅，我何不在他面前說假話，我就說與他從良離了火坑，我說的他若是順了我，何不在他身上說些個銀子銅，吾媽媽若是見了財物，省了受氣打的實在痛，轉過身來面兒代着笑，尊一聲少爺你老人家聽，我有幾句話難出口，恐是少爺你不應。（王昌白）花鈴不信，你要從良，你的媽媽，難道叫你出院去嗎？（鈴）咳，少爺呀！（唱）我的媽若不叫我出了少爺身中，望祈少爺千萬周濟我，搭救我花鈴出了火坑。（王昌白）花鈴，你說的此話，我全都不信，你要從良，你的媽媽，難道叫你出院去嗎？（鈴）咳，少爺呀！（唱）我在院中住的是太夠，我有心從良在此院，我就得懸梁自盡死在房中，花鈴越說心越痛，撲哧兩眼落下淚痕，少爺呀，少爺呀！全看我，只要少爺口應一聲，羞羞慘慘將頭低下。（昌白）我說花鈴，你要從我的良，你可有真心嗎？（鈴）咳，焉能欺哄少爺少爺你看天色不早咧，咱二人安宿了罷。（鈴）頭子，（頭）何事？（鈴）落燈，正是，千里姻緣一線牽，不是人緣是天緣。（下上殿德白）外邊討帳轉回城，甩鑼拉馬進店中。（李祿白）員外爺，你老回來了，員外爺看什麼？（德）我兒王昌那裏去了？（李）你老說的是少爺呀！（德）正是。（祿背面白）你說這話，說曉不得，不說啦又得不能，叫他不得不叫他又得不能，咳，員外爺呀，自從你老去後，少爺一到外邊溜達，到了花鈴班，有一個小花鈴，生的太好，他們二人已見面，心投意投，皮毛也投，只到如今，也有半月了。（德白）他到游起行院來了，李祿，你到那裏，見了他，你就說，我明日往四川討帳去了，教他急速回來，（李）是。（王昌白）我說花鈴哇，你常常言說，與我從良，你可是真心嗎？（鈴）咳，焉有撒慌

(五) (本頭) 頭回子敗

之理。（上李祿白）少爺起來了無有？（王）起來了。（鈴白）李爺來的這們早。（李白）少爺你父今日回來了，明日要往四川討賬，請少爺回店去罷。（昌白）李祿，你快回去，你就說我身中有恙，不便回去了。（鈴白）少爺不可，應當前去，我說少爺呀，我常說與你從良，你可願意嗎？（昌）我說花鈴呀，你常言說與我從良，你可是真心，可是假意呢？（鈴）此話實實當真。（昌）你要與我從良，可給我一個標計？（鈴）你要標計不難，我取頭頂心髮爲計，少爺你有何物，做一個標計呢？（昌）我便打牙爲證。（鈴）打牙難道不疼嗎？（昌）我想着要個金的呢。（鈴）那也可就可矣，少爺你往四川討賬去，與我捎點東西來，好與不好？（昌）好，你捎什麼東西，說說我聽聽。（鈴）咳，不如開一清單。（昌）好，拿紙來，你說着，我就開。（鈴）少爺請坐，是你聽了。（鈴唱）未曾開言笑吟吟，尊一聲少爺你是聽，赤金耳環開上三付，銀花兒五對要成封，金戒鉢子要五個，懷前五式三兩別輕。赤金鐡子開上三付。（昌白）赤金鐡子，你怎要三付呢？四付多好呢，每手上帶上兩付，一走道，一走道，代我開上四付。（鈴唱）西口皮襖要二件，庫緞吊面要鮮明，說說笑笑開完畢，尊一聲少爺你是聽。（鈴白）少爺你往四川去，你趕到何日回來呢？（昌白）吾去也不過半月十天頭裏，就可回來。（李白）少爺這話，咳未說完呢，咱快走了。（昌）走就走。（鈴白）少爺請早點回來。（下上德白）老夫王殿德，鳳翔府的人氏，昨日聞聽我兒在花鈴班中住了半月，命李祿找他回來，教他不離我左右，爲何不見到來？（昌白）聽說父親轉回城，回到店中問安寧，爹爹可好？（德白）我兒，是你從何處而來？（李白）員外爺也不必問了，我方才說少爺到了花鈴班，見了小花鈴，心投意降，皮氣也投，可就住下了麼？（昌）爹爹花鈴他言說與我從良，我便不信，他取頂髮爲證，爹爹請看。（德白）有別物無有，孩兒臨來之時，代來買貨單子，（德）拿來我看，哈哈，我兒要有回頭之日了，看此單子，亦不過數百兩銀子一蕩，也不算什麼，正是，勸化我兒把人成，此事叫我掛心中。（同下）（上李張白）從小生來好嫖，一心要上賭錢場，在下李明來，我張九海，我張大哥呀，今日閒暇無事，何不遛達遛達呢？（我）老二要遛達不難，咱這城中有一個小花鈴，生的太好，大哥真好是怎的，可不真好跟我

(頭本) 頭回子敗 (六)

走走，（李張對唱）我叫李明來我叫張九海，一到城裏邊，散散我心眼，聽說小花鈴，是個小白臉，咱二人到那裏，看見知長短，若是看中了花鈴也不軟，二人說說笑笑事來到了，（白）老二到咧，走進去，茶呼見客，（頭）頭等金鳳，貴蘭，貴喜客，寶翠，巧紅，花鈴（過下）二位爺現中了那個呢，（李）老二咱叫花鈴罷，（頭）花鈴伺候買了，（上花鈴白）李爺你老早來啦，此位是誰，（李）此位是關東張，（鈴）張爺請坐，頭子買烟捲去，（頭）是，來了，（鈴）老爺現在作何生理呢，（李）花鈴要問聽了，（唱）明來心中笑哈哈，叫一聲花鈴你聽說，我到街中不爲別的事，城裏買賣我得照着，（鈴白）你老城中有幾個買賣，（李）聽了，南門裏有個綢緞鋪，（鈴白）李爺南門裏綢緞鋪是什麼字號（李唱）字號就是同發德，北門裏有個大當鋪，要論銀錢也頂多，家中驃馬無其數，長年月工也使着，（鈴白）李爺你今年多大歲數，（李）我今年二十二，二月二日生的，我屬蛇，（鈴白）張爺你老家中有多少地麼，（張白）花鈴要問，是你聽我，（唱）我家有地二畝半，（鈴白）一年那打多少糧（張）咳，不過打一斗八升，當中有坎咳靠着沙河，（鈴）必有存銀錢，（張）要問存錢也不少，總共咳有二毛多，（鈴）必有買賣，（張）若問買賣我也有，聽我從頭說一說，南門外有個雜貨鋪，（李白）他南門外有個雜貨鋪，賣的是青醬麻醬麪醬，咳有醋，我說花鈴你要吃醋了，可從那打去（張唱）西門裏咳有個元宵鍋，北門裏有個烤白菽，橋上咳有個切羔車，南門裏有個綢緞鋪，（鈴）張爺那裏綢緞鋪你老的嗎，（張）不是我的我也看着過，我大哥開的大烟鋪，我二哥拉個東洋車，（白）大哥呀，這瓜子打那頭克呀，（頭子白）天不早咧，快落燈了（張）大哥呀，茶壺攢咱們呢，待我問問他，（鈴）李爺他不敢攢請坐罷，這烟無有了，頭子買烟捲去（頭）賣烟捲上了門呢，有盒雞牌將就着點罷（張）臭王八旦，你打聽打聽，老爺抽過雞烟嗎（大過場）（李）老二別鬧啦，我失了錢咧，不中賠我表，（張）大哥咱們走罷，（咱）別走李爺住下罷（李）住下就住下（張）你住下，我走咧（鈴）張爺改日喝水來罷，（頭子白）我看早就該走（張）這個臭王八旦，（下）（鈴）李爺天不早，（出父子白）四川討賬回重

(七) (本頭) 頭回子敗

